

老人の心

「意」伊塔洛·斯韦沃 著
张智中 译

As a Man
Grows
Older

对于生活，我们已经误入
其中，但并没有真正属于
那个世界。

老人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失落的经典

めづるは

「意」伊塔洛·斯韦沃 著
张智中 译

老妻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你老去 / (意)伊塔洛·斯韦沃著; 张智中译.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455-3767-3

I. ①当… II. ①伊…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6921号

当你老去

DANG NI LAO QU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意]伊塔洛·斯韦沃
译者	张智中
责任编辑	杨露
封面设计	一千遍工作室
电脑制作	胡凤翼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2mm × 21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56千字
定 价	3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767-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生平

伊塔洛·斯韦沃 (1861—1928)，原名埃托雷·施米茨，出生于意大利东北部港市的里雅斯特的一个犹太家庭，有着意大利和德国血统——他的笔名正是这个意思。19世纪90年代，斯韦沃出版了两部小说：《一生》和《当你老去》。然而，这两部小说遭到了评论家的忽视和读者的冷遇。随之，他放弃了文学，到岳父的油漆厂工作。后来，他聘用了一个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年轻人来教他英语，乔伊斯读了他的小说后，赞叹不已，这样一来，斯韦沃才重拾笔杆。在乔伊斯的帮助下，他于1923年出版了《泽诺的意识》，在国际文坛产生反响。1928年，斯韦沃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当时他正在创作另一部小说。



代序

“我觉得非常可惜，你把自己的才华浪费在这么一个不受欢迎的主题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一个一辈子碌碌无为、没有任何精神信仰的年轻人。”这是德国评论家保罗·海泽在写给伊塔洛·斯韦沃的信里，对其第二部小说《当你老去》的评价——这个评价难免令人尴尬。

五年前，斯韦沃出版了第一部小说——《一生》，但没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他本来希望第二部小说能让他从维也纳联合银行的里雅斯特分部函授部的工作中脱身，然而，这一切都被海泽的来信和意大利出版商一如既往的冷遇给搅没了。正如西塞罗所言：艺术，需要荣誉。然而，斯韦沃并不这么认为。他正式否认了自己以前的说法（当然，也是文学史上最长的愤慨之一）：“所谓文学，不过是一种荒唐而该死的东西。”他退隐到的里雅斯特的商业圈，过着一种舒适、隐居的生活。他和一位船舶油漆商人的女儿结婚后，开始自己经商。在此后的二十五年里，他没有出版过任何作品。

但是，克制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斯韦沃而言，他开始是个

具有混合动机的鉴赏家，后来是弗洛伊德的崇拜者——这不是一般的丰富与复杂。从他妻子的回忆录里，我们得知，他不仅仅习惯了搁笔，还习惯于戒酒，放弃了拉小提琴，还有——例行的——戒烟（四点零七分——也就是他妈妈去世的时间，是他喜欢抽“最后”一支烟的时候）。我们越仔细看，越会觉得他的这种姿态的重要性——无论对他的生活，还是对他的写作。同时，也会觉得这种姿态似乎变成了与其相反相成的工具：占有。

在克制的掩蔽下，斯韦沃继续写作——便条、零星的日志、自传的片段，都由他的妻子精心保管。“写作是必须的，”他说，“但是，出版就没必要了。”于是，写作在暗中进行着，逐渐从早期两部小说中紧凑又无情的完全情绪化的现实主义，转变为后期作品里相对宽松、诙谐的语言风格。这种转变在私下继续，也就避免了更多的负面评价。

不言而喻，像斯韦沃这种天才作家，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放弃”，并不意味着停止，而是代表增加赌注：一种引诱、激怒、对抗他的宿命的方式，让他的作品得到应有的地位。然而，鉴于他的名气不大，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位20世纪的文学巨匠的赞赏，这地位该去哪儿寻得——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就在于，当斯韦沃默认了自己商人的命运的时候，他却重生了——作为一个作家。岳父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开始到伦敦出差。为了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他在的里雅斯特雇用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教他英语。詹姆斯·乔伊斯当时二十五岁，还不怎么有名，但是，当信心不足的斯韦沃给他看自己早被遗忘的两部小说的时候，乔伊斯对已进中年的学生的赞赏，足以重新唤起斯韦沃的文学梦。多年以后，当《泽诺的意识》完稿后，也是乔伊斯——现在已是大名鼎鼎——帮他在法国出版并获得成功，斯韦沃终于得到了应有的

认可。在一个结局精彩又俗套的故事里，少不了这两个不屈不挠的现代主义者。

泽诺，和其作者一样，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放弃者——最滑稽的部分是关于香烟。不过，他也有其他爱好。他从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获得的快乐的秘诀，就是他不断地为了一件事而放弃另一件事（至少在他思想里是这样的）。在他迷人又曲折的精神的小道上，关于幸福的短暂这个问题，他通过将其破坏性的理念吸纳入快乐本身的体验来解决。如此这般，享受和破灭，便奇迹般地在那儿暂停——至少在某个阶段是这样。

在斯韦沃的早期小说里，非常真诚（也不那么自欺欺人）的主角，从来都没有掌握泽诺淡定放弃的艺术，虽然他们在非常认真地努力着。在《一生》中，阿方索·尼蒂，作为一个年轻人，被银行工作、文学梦想以及对爱情的追求这三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所折磨，渐渐陷入一种缓慢的歇斯底里式的自我牺牲。在他所供职的老板的女儿终于委身于他时，他却抛弃了她，并在一时冲动下，把继承的大部分财产分发了出去。最终——在这部阴冷的杰作中，不断地失去成为主题——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不同的时刻，他对自己的欲望有不同的理解：一种为对抗拒绝而做的先发制人的防护，一种维护自己的道德优越性的方法，甚至是一种自我麻醉的形式。

确实，他觉得，他非常接近在书里出现的理想状态——克制和安静的状态。他甚至不再感到任何的激动，缺乏精力来克制更多了……

不管他怎么解释，大家都觉得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一种尝试——愈

演愈烈——控制一种不可想象的极为不利的环境，一种利用自己的无力来发挥其影响力的方式。在《一个饥饿的艺术家》里，卡夫卡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所以，这也就不奇怪了——为何利维娅·斯韦沃在她的回忆录里说，她丈夫一生中最后的文学发现，就是卡夫卡。^{*}有时候，他的现实主义，在显微镜的聚焦之下，凭其绝对的陌生和原始，与卡夫卡朴素的寓言主义之间，似乎只隔着一根头发的距离。

阿方索·尼蒂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彻头彻尾的牺牲，而《当你老去》（这是乔伊斯起的英文名字，原名是《暮年》）里的主角，似乎在小说开始之前，就已经做到了这点。一个保险公司的职员（不禁又让人想起卡夫卡），他的环境“使他在生活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敢冒半点风险。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很多世俗的快乐”。艾米利奥·布莱塔尼对他和安吉丽娜的爱情，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旦他获得了渴望已久的、在他生命里干涸的土地上残存的“尘世的幸福”，他就和她分手。早在激情还没有真正达到巅峰之时，他就幻想着了结的那一刻，然后，在安全的回忆里，他尽情享受这一切。

他对幻像的热衷，让他把生活看成一条穿过平静山谷的笔直而平坦的道路。在他第一次遇到安吉丽娜的地方，这条路就分岔了，他开始穿过各种景物：树木、花朵、小山，但也只是那么一会儿，在那之后又掉入山谷，又成了那条笔直的道路，平坦而安全。但因为之前那段迷人、生动、富有活力，也略带疲惫的回

^{*} 选自《伊塔洛·斯韦沃回忆录》，万宝路出版社，1990年，第116页。

忆，现在的路途也不那么乏味。

在他有些可笑的充满道德和自尊的内心，艾米利奥把自己想象成安吉丽娜的老师，就像比哥马利恩对加拉提亚那样。但是，他刚“陷入这个年轻姑娘的美妙生活里”，情况就发生了逆转。他变成了那个什么都需要学习的人——最让人无奈的是抛弃她的力量已经不在他的手里。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为了把她赶出自己的世界所做的尝试，都是白费的——他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她那些精心设计的浅薄又精明（如果对艾米利奥而言不是这样的，至少对读者而言是这样）的堕落——她的虚荣、她的轻佻、她的其他情人；还有，一个隐藏得不那么深的、还在继续的、很多人的放荡的狂欢，只要艾米利奥一转身，她就忘情于此。最后，他骂她一声“妓女”，然而，这个词似乎显得飘忽而且不够分量。

“有时候，只有精准描述才可以表达事实。”斯韦沃在一篇关于乔伊斯的文章里无拘无束地写道。《当你老去》的其中一个亮点，在于故事展现的各种各样的事实，以及反映这些事实的相应的各种精准描述。有最精炼的分析性描述，不断补充、完善我们对每个角色怪癖的动机以及心理的理解。“我知道，你爱我，对吧？但你从来没说过可能娶我。”安吉丽娜一度兴奋地说。由此我们可以对艾米利奥有更深入的了解——他的可爱和自知，还有他的愚昧和自负——从看似简单实则难解的描述他反应的句子来看：“听到她暗示他的自私自利，却又没有一点儿怨恨，他非常感动。”在叙述方面，每当需要更为纯粹的分析性描述时，就会有关于形象和比喻的惊人描述。想想那独特的温柔和孤寂——来自艾米利奥孤独的妹妹艾米莉亚这一形象，当她为朋友巴利而经历第一次重大的情绪波动：“那次对话的余音在她心里回荡，正如沙漠里铃铛的声音……”然后

是关于测绘和建造的大段精确描述；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痛苦读职的双重奏，回响在不同的配对之间；公园里相互牵制对手的四重奏——莫扎特般强劲和轻快的结合。此外，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复杂状况——让每个人都对这些事件给出自己喜欢的版本，并且都有效力，即使他们都像艾米利奥那样，陷入一种命中注定的病态的恋情。

这种相对论，因为核心关系中特定的闪光点而得以存在。作为一个逾越道德的女性，安吉丽娜的个性早就在其他不计其数的作品里被发掘过，从《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到《嘉莉妹妹》。斯韦沃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贡献，就在于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这是混乱的男性想象的产物。精心设计的双重视角，让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觉得，她既是被艾米利奥在痴情中理想化的人物，同时又是简单、世俗、讲求实际的她，一个真正的她。她是一个比起鲜花和礼物，更需要奶酪和香肠的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部小说中独特的语气——抒情与讽刺的巧妙结合，让我们得到切身的感受。比如，在艾米利奥离开她的那一刻她发出的“痛苦的呐喊”，艾米利奥觉得它所象征的是那种令人满足的情感依赖，同时，也是对之前提到的奶酪和香肠的一种嘲讽：这也是一个处于饥饿边缘的女人的呐喊。任何一个版本都不能抵消另一个版本。其精妙之处在于艾米利奥时不时地意识到，他所爱的那个清新脱俗的“天使”，和现实中的女性形象毫无干系，然而，这也没能阻拦我们继续接受他用夸张手法塑造的她。“夜晚的休憩，恢复了她青春无瑕的气质”，在这样的描写里，我们感受到了一丝讽刺，但是，我们依然觉得这是真的，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或者，当艾米利奥在海边遇到安吉丽娜时，我们也和他一样感同身受，把她神化成从海浪里升起的异教徒女神，“正午的太阳嬉戏于她金黄色的卷发之上，一切都被照亮了”，甚至，她普通的人性，也让我们感

受到了。

这，就是这部小说中人性的来源。按照保罗·海泽对于小说的价值观——他的观念在当时也非常陈旧——艾米利奥可以是“无足轻重”的。按照《纽约时报》的观点，他也不是能引起当代“共鸣”的英雄人物（你无法给他准确“定位”，他对自己不幸的妹妹和朋友巴利表现出的不诚实，比之安吉丽娜的不诚实，更加阴险，更加具有破坏性）。不过，小心翼翼地遵守着这些不同而经常相互矛盾的细枝末节——知觉、思想、感情，构成了小说中的每个事件——这本身便是一种宽容大度：可能比传统的小说更加安静，然而却更加接近现实的人生。因此，小说更具说服力，也更能让人得到精神上的升华。

詹姆斯·拉斯登 *

* 詹姆斯·拉斯登于1958年生于伦敦，现居纽约州北部地区。他出版了三部诗集——《一个跳跃性的开始》《电梯里的女警官》和《破碎的风景》，以及三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最新出版的一部是《围困》（短篇小说选集），同名短篇小说由贝纳多·贝托鲁奇改编成电影。

目 录

一	001
二	015
三	027
四	045
五	071
六	093
七	109
八	131
九	145
十	167
十一	199
十二	223
十三	265
十四	279

话刚一出口，他就迫不及待地对她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绝不是一场虚张声势的调情。因此，他或多或少地对她这样说过：“我非常爱你，但我们之间还是要保持距离——这都是为你好。”确实，他的话听起来一板一眼，很难让人相信他真的没有动情。要是再干脆点儿，他大概会这样说：“我的确很爱你，但对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玩物。在我的生命里，还有其他的事情——我的事业和我的家庭。”

说起他的家庭，他仅有的一个妹妹对他没有任何要求——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妹妹身材娇小，面色苍白。虽然比他小几岁，性格上却成熟得多——这或许是她一直以来的生活环境造成的。

两人当中，哥哥更自私一些。一直以来，她都像母亲那样，对他无私奉献。但他说起来，似乎自己的肩膀被另一个与他息息相关的宝贵生命给压垮了，似乎这种责任的重负，使他在生活中不得不

小心翼翼，不敢冒半点风险。正因如此，他也失去了很多世俗的快乐，放弃了对尘世幸福的希冀。三十五岁时，他的内心深处突然涌起了一种渴望——对他从未品尝过的快乐和从未经历过的爱情。然而，想到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的快乐和爱情，这种渴望便夹杂着一丝苦涩和失落。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也有些怀疑——他清楚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到目前为止，他也只是怀疑这些弱点，还没有机会去证实。

至于艾米利奥·布莱塔尼的职业，这就更加复杂了。他有两份毫不相关的工作，工作目的也截然不同。他的正式身份是保险公司的小职员，工资刚好维持他那个小家庭的花销。另一份工作与文学相关。除了给他带来不温不火、刚好满足其虚荣心的名声，这份工作并没有成就他的远大抱负——虽说一无所获，但也一无所失。实际上，自从他出版了一部小说并获得当地媒体的广泛好评之后，这么多年来，他就再也没写过什么了——这倒不是因为他对自身能力产生了怀疑，只是懒惰而已。他的小说用的是劣质纸，摆放在书店里，已经泛黄。小说出版之初，艾米利奥被誉为文学界的未来新星；而现在，他逐渐被视为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人物，尤其在本市的艺术圈里，他的影响力可谓举足轻重。人们对他最初的评价并未改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展的方向稍有调整，仅此而已。

他深知自己的作品价值不大，所以从不炫耀自己的过去。但在艺术方面，他觉得和自己的生活一样，尚处于准备阶段——他的才华，就像一台正在建造的强大的机器，只是尚未启动而已。他永远处于一种焦急等待的状态：等待着什么东西在他脑子里演进变化，这东西其实就是艺术；也等待着身外之物的眷顾——好运与成功——似乎他仍处于精力充沛的年龄。

安吉丽娜走到他身旁。她是一位身材高挑的金发姑娘，有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她体态轻盈、优雅，面部表情丰富，白皙的肌肤散发出健康的光泽。走路时，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仿佛是由于梳在那边的金黄色辫子的缘故。她低着头，每走一步，就用手精致的阳伞敲一下地面，好像这样就能听到对刚才所说的话的评论。当她终于确信自己没听错时，自言自语道：“太奇怪了！”她抬起眼睛看着他：“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种话。”她不理解他，但看到他为自己承担着本不属于他的责任，为她规避风险，她又暗自得意。这一切，都让他对她的感情，好像是一种兄长之爱。

说出了自己的情况，艾米利奥总算松了口气，而后他改变了自己的语气，以应和当时的情景。面对着那张美丽的面孔，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些年来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是如何成熟又如何发酵。在安吉丽娜那双蓝色眼睛所激发的灵感之下，他的渴望仿佛又在那一

瞬间得到重生。一直以来，他创作的灵感都源自他内心的思想——这么想来，他真正尝试写作似乎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而这个发现似乎给他单调、乏味的生活按了暂停键，增添了少有而又难忘的平和旋律。他的生命里出现了一个女人！她的青春，她的美貌，似乎产生了某种魔力，令他心醉神迷。他忘记了自己孤独、悲伤、充满挫折感的过去。他似乎看到了自己充满幸福的未来，而这个未来绝不会被她破坏。

他接近她，不过是想有个短暂的一夜情之类的经历——他常听人说起，却从来没经历过，至少没以这种实实在在的方式。她及时收拢了阳伞，好给他一个搭讪的借口。现在，他巧妙地纠缠在由这位年轻姑娘的生活编织而成的美丽的网里，不想从中解脱出来，直到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但是，她让人惊叹的纯洁外表和无与伦比的健康——在修辞学家的笔下，健康和堕落难道不总是相反相对的吗——克制了他的初次激情。突然间，他不想和她进一步发展下去了。欣赏着她脸上的神秘——那清晰、精致的轮廓和表情里的无限甜蜜，他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他的幸福已达极致，他不再需要什么了。

她很少对他提起自己，而他常常陶醉在自己的感受里——即使她偶尔给他讲点什么，他也没听进去。显然，她很穷，甚至可以说

非常穷，但是现在，她不无骄傲地对他说，她无须自食其力。这就给这段奇遇增添了些许魅力——调情的双方，若有一方食不果腹，未免会扫了恋爱的雅兴。对此，艾米利奥还没有太多切身感受，但总体而言，他目前得出的结论还算让人安心。如果这姑娘实诚，就像她清澈明亮的目光一样，他当然不会把她带坏。但是，如果她清秀的脸庞和清澈的眼神与其真实的性格并不相符的话，对他而言，就再好不过了。无论如何，他都可以尽情享受这段感情，事情无论怎么发展，似乎都不会带来任何危险。

安吉丽娜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但通过诸多暗示，她多少猜到了一些——即便是最难懂的词汇，也可以从艾米利奥说话的语气猜出一二。她脸色绯红，当艾米利奥试图亲吻她那双纤长的手时，她并没有把手缩回来。

他们在圣安德烈的露台上站了很久，晴朗的夜空中繁星点点，平静的海面上闪着一丝落日的余晖。虽然没有月亮，夜空却不太暗淡。夜色沉沉，周围一片寂静，一辆马车驶过露台下方的马路，虽已久远，车轮碾过崎岖路面的声音，仍清晰可闻。马车渐行渐远，他们竖耳倾听，直到车轮声终于融入无所不在的寂静里。两人在同一时刻开始听不到车轮声，便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俩的耳朵很默契啦！”艾米利奥笑着说。